



大学课评的“补”二法则

文 | 王伯庆

大学需要学生对课程和授课教师评价，校方可了解教学质量来考核教师，教师需要学生反馈来改进教学，学生需要课评来帮助选课。大学课评需要服务这几个目的。但是，许多高校的课评没有服务于第三个目的。譬如，让学生在期末规定时间完成所学课程评价，结果只给教师看，不给学生看。以后选课的学生无法得知学长们对该课的评价。

对学生没好处的课评，学生是没动力来答题的。于是，一些高校就规定学生限时答题，否则不发成绩。学生可以胡答，这样的答题结果敢信吗？敢用来指导教师改进教学吗？没有信息比错误信息更好。根据麦可思的调查经验，要学生提供真实的信息，应该是答题者有动力来志愿回答、有能力回答，答假的会伤害到答题者的利益。

注 详见本期第18页《选课宝书是怎么炼成的》一文。

注 1928年11月，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：“红军废除了雇佣制，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，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。”

课评结果能用在选课中，学生就愿意答，答假的最终伤害学生自己。哈佛似乎一开始就明白这一点，哈佛的课评是学生启动的，服务于学生选课。结果可以用于学校考核师资和教学改进，后来哈佛校方把课评系统接手过去。学生们为本群体的选课而答题，毛主席早就指出，为谁扛枪为谁打仗是革命的首要问题。那种要学生来评课，结果又不给学生用于选课，同志哥，90后们得大样本是活雷锋才能认真答题。你也许声称，好同学还是回答的，教授呀，统计上那叫自我选择性偏差（self-selection bias）。

课评法则一：课评结果必须为学生所用。否则可能是浪费时间收集假作业了。

有人质疑，学生刚学完就真懂这门课程在以后职场的价值吗？的确不。一位能说会道的老师讲的可能是软件行业淘汰的知识，“无知的”学生却给了他好评。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毕业生跟踪调查来解决。但是，在校生的课评有其目的、特点和必要性。所以，课评的问题别超过在校生的认识能力，不提不该在这里谈的问题。一个阶段的问卷解决不了全面的课程

评价问题。一码归一码。

我看了一些高校的课评问题，个别让学生无法回答，如“课程是否满足您的专业学习需求？”这种高水平问题是验收贵校专业建设时专家组提的问题，拿来问学生，人家没负责专业建设。课评应该看哪些问题学生能够回答，别让学生回答教师问卷、学科领导问卷，或校领导问卷。

问卷设计是个专业活。问卷不能长，长了答题质量降低。哪些问题值得问？拣必要的问题。很多社会调查的问卷设计成了王大妈的裹脚，答到一半人家就被熏跑了。

问题怎样提学生才不会误解，不被多样理解？问题要提得具体，用词不要产生歧义。我看过中国式问卷，无科学严谨，有艺术水平。一个提问设计成了“哈姆雷特”，什么叫哈姆雷特？“一千双眼睛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（There are thousand Hamlets in a thousand people's eyes），答题结果自然是千奇百怪。中文一字多义，文学上留够了空间，科学没有天生严谨，你咬文嚼字做问卷时才发现头大了。麦可思做年度跟踪问卷时每年都检查答题，总会发现更准确的文字组合。

课评法则二：问卷设计必须科学。

课评结果的另一个担心是会让教师不好看。学生当然有情绪的宣泄之词，这种东西学校判读后不可不予公布。课评系统是为了推动教师改进教学，教师们是愿意收到学生真实反馈意见的，以此自己教学才能进步，黑暗中摸索不出改进方向。不想收到反馈信息、不想进步，或不能进步的人，恐怕也不适合留用教职。大学不是大楼，不是“大师”，是学生。W